

# 老師不會教的建築

Finding My Education

清水休息站的設計經驗讓我對建築教育有新的體認：最好的教育來自於勇於面對令人膽怯的未來。就像挑戰最高的柵欄，並發現自己可以成功越過去。

文／張淑征

翻譯／吳介禎

The experience of Chin Swei redefined my idea of education, how real education comes from embracing the most intimidating unknown; like finding the highest hurdle you can and try to jump over it.

/ By Grace Cheung  
translator  
C.J.Anderson-Wu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東部一個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城鎮，十幾歲時移民到加拿大，在定居台灣之前，我在國外住了整整十六年。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一個人搬到紐約，當時的紐約不是一個安全友善的都市，儘管生活不易，但努力活得像個紐約客對我而言是很刺激的人生經驗。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跟隨史蒂芬·霍爾(Steven Holl)及組成Kolmac的蘇蘭·克拉譚(Sulan Kolatan)及比爾·麥當勞(Bill McDonald)三年，葛雷克·林恩(Greg Lynn)也是我的指導教授。拿到建築碩士學位後，我在紐約、香港和鹿特丹工作了六、七年，最後回來到台灣與工業/平面/互動媒介設計師洪裕鈞一同設立XRANGE十一事務所。

接到雜誌社邀稿希望我分享在海外工作的經驗時，我希望能將工作與生活的體驗寫出來，因為當我遇到挑戰與挫折時，才能在建築專業上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聲音與觀點。建築對我而言是我投入熱情的志業與事業，我將在本文中與讀者分享我在國外工作的三個階段，以及我曾吸收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對我經營XRANGE有很大的幫助，也希望對還想赴國外進修或工作的年輕建築師或同學們能有所參考。

## 生存挑戰

哥倫比亞建築研究所畢業後，我在紐約的博納德·祖米(Bernard Tschumi)的事務所找到工作，這所事務所的工作安排很有趣，因為祖米是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院的院長，所以下午的時候他都在學校裡。當時他在歐洲又有很多案子，他在巴黎的辦公室有兩個員工長期負責連繫與客戶之間的關係。我在祖米事務所工作時，由紐約的設計團隊進行設計，再由巴黎辦公室的人提供在歐洲的法律與技術層面的服務，讓紐約的設計可以在歐洲執行。

這時離祖米建造完巴黎的維萊特公園(Parc La Villette)有一段時間了。祖米在這個知名的國際競圖案打敗OMA令人矚目的提案而聲名大噪，對當時還不到五十歲的祖米而言，他的崛起是很早的。祖米開的車是一輛經典的保時捷911，而且不管到哪裡他都一定帶著一條紅圍巾。這就是我當時接觸到的建築：智性裡兼具搖滾樂的酷和法國電影的黑色風格，加上激流派(Fluxus)的自由，可以充份且精細地混合街頭時尚與前衛風潮。儘管紐約辦公室的員工只有六人，我們還是像許多美國事務所一樣會在周五時有Happy Hour的活



張淑征·XRANGE 十一  
事務所主要設計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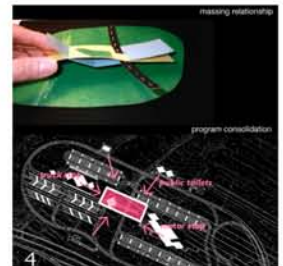
動。不過我們的Happy Hour通常沒有祖米，因為這時間他會在學校裡。

我開始上班時，事務所已經在準備一個邀請競圖，是位於巴黎近郊馬恩-拉瓦雷建築學院(L'Ecole d'architecture de Marne-la-Vallée)的案子，該校希望能有容納一千五百位學生的規劃。這對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隊當然是個大案子，而我們的競爭者還包括克里斯堤楊·波贊巴克(Christian Portzamparc)，另外競爭者也都是很頂尖的事务所，不過我忘記是哪幾家了。

我在事務所裡年紀最輕也最沒經驗，才從學校畢業，急切投入工作以把握參與這個大案子的機會，我們團隊的腳步也從未停歇。這對我來說是大好的機會，我也在工作中得到許多樂趣。我們不眠不休的工作，同時整天聽著祖米最喜歡的樂團 Led Zeppelin，他們粗野的聲音響徹五百平方公尺的開放閣樓工作室，我們聽到連歌詞都能背誦了。祖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樓上，通常我早上去上班時會在我桌子旁邊看到一個滿是煙屁股的煙灰缸和一個空的威士忌酒杯。原來他習慣在我們離開後審視我們的設計圖，那是他自己的時間，他在每日緊張的工作後放鬆自己的方法。

話說回來，顯然他在我的位子上流連相當長的時間，這代表他要不是認為我的工作很棒，就是很糟。因為他從沒對我吼，跟我講話時頗平心靜氣，也總是很專心聽我的意見，我推論我的工作應該還過得去。祖米的妻子凱特(Kate)是一位美國作家，也是他的媒體與公關策士，她還帶我去參加過OMA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首度大型個展。連·庫哈斯(Rem Koolhaas)和建築界許多人都在場，但我當時沒和他打照面，一直到六個月後我才跟這個大人物見到面。

我從繪製出一個簡單的剖面開始進行對巴黎這個建築學院的設計詮釋，後來這個核心概念成為獲獎的主要原因之一。祖米則設計了一個教師與學生的工作室，由八個五層樓的方塊體組成(教師與學生各四個)。這些工作室面對的是一個玻璃屋頂的長型大廳，唯一將這兩處銜接的只有大廳的一樓。地下室則計劃建造兩個演講廳。我覺得這個規劃讓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太大，所以提出了一個空間更自由、波狀的中央大廳，讓不同樓層的人能在這裡交會。另外我也抬高演講廳，讓一個是部份下沉的，一個是半漂浮在大廳中的。這樣一來這個空間成為融合老師與學生的



1. 從我在紐約住處的客廳與房間向外看，我在這裡住了四年。
2. OMA鹿特丹辦公室的模型桌，堆積如山的保利龍。
3. 清水休息站於2002年完工(攝影: Ruan Wei-Min)
4. 清水休息站概念圖

民主場所，一個可以連繫不同層面的文化與學術空間。這樣的設計後來變成這個案子最獨特的地方，我們以它為中心整合了各項概念，最後贏得競圖。1999年馬恩-拉瓦雷建築學院終於落成。

我畢業時就走進祖米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請他考慮僱用我。我很快地讓他看我的作品集，他也立刻決定僱用我。我在事務所裡時，從來沒人告訴我我要做什麼，我只知道我們要參加一個競圖。我積極參與這項工作，主動去理解同事們的工作方式，並說服祖米我的想法。我不但因此可以融入這個團隊，直接進入案子的設計，也讓我不必等較資深同事的告知就能評估狀況並

有所貢獻。這是我首次感覺到被激發且有信心的重要工作經驗。

## 重新定義

我在祖米麾下工作的經驗非常美好，我很喜歡那樣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中可以感覺到的熱情，但我必須有更長遠的生涯規劃。當時OMA計劃在亞洲設立辦公室，我被錄用到香港工作。未知的工作條件深深吸引我，特別是我已經離開亞洲超過十年了。OMA的香港辦公室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運作，好讓公司可以長期經營下去。但這機會又似乎可以讓人找到整個生涯發展的方向。當時我們所有的資源就是一大堆理想，還有我的母語是廣東話，此外一無所有。所以我踏上征途，成為OMA在香港開疆闢土的其中一人。

我在香港工作了六年，經手的案子通常都很大。我參與了許多亞洲都市的整體規劃，而我們事務所則同時蓋了很多摩天大樓。台中清水休息站就是我在OMA的香港分公司時所設計的。當時這個案子因為預算有限，所以掉到我頭上，我得包攬建築物的所有設計工作，從設計理念、進程到細部都要處理。在與張哲夫建築師的合作下，這個總面積一萬平方米的建築算是我第一個真正的營建案，對一個剛從學校畢業沒多久的人而言，這個複雜的工作提供我難得的完整實務經驗。我從哥大畢業不過一年，雖然在學校裡學過得到了建築思考與方法的訓練，但在接受這個挑戰時，我的實務經驗是零。但這就是我回到亞洲來的初衷，我拋開對自己的不信任，捲起袖子幹活。

清水休息站的概念是要結合卡車暫停處與汽車服務區，利用一個大建築物依車流量互相串聯或獨自運作。這個方法可以達到一些成果，首先兩個服務區的結合可以在基地上創造一個大且完整的地景，成為服務區前方的一個「綠洲」，車子無法進入這個綠洲。其次，經過整合建築物可以成為有多重路徑交會的空間。最後，利用基地不同的高度，可以創造不同的景觀和活動。延伸出來的步道可以讓遊客看到海景，屋頂則變成公園、展覽區與遊戲區。這些都讓這個建築物具有更大的公共性與被更多人享用的空間特質。

這個案子的設計從一開始就以公眾使用為目標，但設計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包括要融合建築的



各種實際功能並非易事，加上我當時經驗不足。所幸我所堅持的設計理念勝過一切。

儘管建築設計上有許多可待改善之處，清水休息站在公共服務的功能上是非常成功的。從2002年啟用到現在，雖然還欠缺必要的維護，清水休息站深受旅人和當地居民的喜愛，啟用沒多久，訪客人數就高達原來預計十五年才會達到的人數。六、七年來，管理單位還得在假日時控制車流量，因為很多人甚至把這裡當成旅遊的目的地。國際知名的蔡明亮導演甚至在電影《天邊一朵雲》中以清水休息站的廁所為背景拍了一段畫面。去年我碰到蔡明亮時，很興奮又很謙虛地謝謝他讓這裡成為全球文化地圖的一景！

清水休息站的設計經驗讓我對建築教育有新的體認：最好的教育來自於勇於面對令人膽怯的未來。就像挑戰最高的柵欄，並發現自己可以成功越過去。我非常感激自己有這個機會，也很慶幸自己毫不猶豫地潛入不可知的挑戰。也許我太理想化，但我飢於求知且虛心若愚，而這是我工作上第二次重要且具開展性的經驗。

## 打開眼睛

在OMA工作的那段時間我在鹿特丹與香港兩地旅行，每次去鹿特丹的時間從兩周到六周不等，視案子合作的規模而定。這其中我也參與了越南河內市的整體規劃，這個規劃範圍為六千公頃，預計執行時間為二十年。

河內規劃案的業主韓國大宇集團已經參與了當地多項大型基礎建設，因此積極推動一個新的都市願景，使該集團能擁有更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這個龐大的案子由美國柏克德工程公司 (Bechtel) 統籌整體規劃，參與的公司包括美國的SOM、日本的株式會社日建設計、美國捷得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Jerde Partnership) 與荷蘭的OMA。每家參與的公司都有一大塊地要規劃：SOM要規劃的是都市近郊的住宅區，日建設計被分配到舊都心、灣區和機場，OMA的責任範圍為中央金融區、文化區與紅河水岸。新規劃將首都北遷到紅河對岸，在大宇集團投資的基礎建設軸線上。

我們的團隊由一位荷蘭總監帶領，一位韓國建築師負責與業主溝通，一位德國專案建築師與一位亞洲設計師(也就是我)，支援我們的只有十位剛畢業或還在實習的助理，且整個團隊每個人的文化背景都不同，語言也不一樣。不知庫哈斯



是看到了這種國際兵團組合的潛力還是意見衝突的必要性，混合的意見與機制不得不形成。這是當我在OMA工作時團隊組成的標準過程。

設計上這個專案團隊都是完全獨立的，每當工作有關鍵性的進展，我們就和庫哈斯碰一次面。庫哈斯願意僱用完全沒經驗的人是很讓人振奮的一件事，即使是最沒有經驗的人也有最大的自由。他可能讓年輕但有想法的人負責難度高的案子，也會把一個大家都認為最不受歡迎的人選挑出來負責公共關係。庫哈斯預期他的團隊裡會出現摩擦，但也在這種對立的不安中產生競爭與創意。庫哈斯本人的性格是典型的荷蘭人(實事求是且果斷)，他的個人魅力也讓人喜歡在他身邊。

庫哈斯本人不會天天參與設計的細節，但會針對案子的實際狀況、業主的想像與他自己非常具洞見的規劃目標提出有關策略性的尖銳問題。他對設計以外議題的關切可能讓整個計劃得重新來過，這點讓我大開眼界。即使是在時間已經迫近，設計理念還是可能因為發現新的資料或因素而徹底翻轉。

在設計團隊提出了好幾個超大建築體的規劃卻又不甚滿意後，我開始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逐步為河內市設計一個個視覺上不同但形式如島嶼的都市區塊。在紅河岸的新都心前面，就會看到這四區分別代表河內市的文化、休閒、研發與運動。水岸和豐富的景觀會貫穿並整合於現代化的建築之間，實現越南政府想要兼具藍帶與綠帶的現代化都市願景，而島嶼的形式則成為新都市的特色。庫哈斯立刻同意了這個規劃。

但規劃進行到一半時，庫哈斯發現OMA如果只規劃被分配到的水岸、商業區與文化區，就不足以實踐完整的都市願景，所以我們把整個河內市納入規劃，也就是一併規劃其他事務所的責任範圍。

1. XRANGE的博物館作品，規劃中的台灣鐵道博物館。
2. XRANGE的首件建築作品 Ant Farm House 被國際知名出版社Phaidon收錄於「二十一世紀世界建築地圖」(The Phaidon Atlas of 21st Century World Architecture)一書中，是唯一被收錄的台灣作品。(攝影：Scott Morgan)
3. 「蟻窩私人住宅」(Ant Farm House)是一個比例特殊的增建案，高7M、寬80cm、長180cm。(攝影：Ruan Wei-Min)

這有點像奇襲其他事務所，因為OMA要在業主和所有事務所代表之前簡報這個規劃案！OMA的設計完全跳脫思維框架，也因此必然會改變規劃的現狀與政治生態。我們針對韓國企業文化、其他事務所的設置以及投資企業的組織架構不斷地討論，並比較不同方案的優劣，我體認到我們要考慮的不只是設計，我們在體現的是願景。

OMA最後將整個都市納入的提案讓其他事務所的規劃顯得很破碎且太注重細節，業主因此對OMA的提案更加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如果整合各種設計外的條件到規劃策略中，設計可以展現非常大的力量。提出好設計是必然的，但若能結合宏觀的策略，就可以更有影響力。這樣的企圖心並不會因為缺少經驗而無法展現，這是對我有重大啟發的第三個案子，讓我對建築專業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 跳脫疆界

XRANGE是在很不尋常的情況下成立的。洪裕鈞和我都剛好工作到一個段落之後結束原來的工作，正在籌備我們的婚禮(我們要搭直昇機到大峽谷去結婚，同行的只會有兩個見證人、一個主持婚禮的牧師和直昇機駕駛)。這時我們被邀請去參加邵逸夫獎座的國際競圖。這個競圖由邵逸夫基金會主辦，該基金會頒獎給在數學、生命科學與天文學有卓越貢獻的人士，地位有如亞洲的諾貝爾獎。我從來沒做過這類的設計，洪裕鈞也很久沒有做這類的設計了，此外我們兩個人從沒合作過，況且只有三周的時間。我們比較了科學獎和電影獎，認為它們的共同處在於觀看世界，前者是科學家幫助我們了解我們所處社會的複雜性與精密性，後者則從不同的人文角度透過故事來觀看世界，因此我們的設計以這個概念出發。我們的獎座既不是一個獎杯，也不是一個小金人，而是一個經過重新詮釋的萬花筒，一個可以看到人類種種努力與成就的觀視鏡。我們的設計得到首獎，XRANGE也因為這個競圖而成立。

在建築設計案之外，我們也為台灣的新創品牌IPEVO設計一系列的Skype話機與網路應用產品，這些產品獲得的反應非常好，得獎之外也很受市場青睞。XRANGE設計的IPEVO產品系列自2006年上市以來，屢獲 iF, RedDot, G-Mark等國際大獎，目前IPEVO已經成為一個立足台北的獨立國際品牌，且在美國有分公司，而XRANGE也從

單純的設計者成為IPEVO的共同經營者。2007年IPEVO更獲國際創投媒體 Red Herring 選為亞洲百大新創科技企業之一。

我們大膽去嘗試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機會。我嘗試進入以前從沒參與過的設計工作，萬萬也沒想到可以與我的建築設計業結合。我們不但找到產品設計的門徑，也因為勇於嘗試未知的領域而意外找到建築的另一條路。我們還在摸索，志在做出國際水準的好設計，並找出發揮設計力的策略。

如今XRANGE 是結合多元設計領域的建築設計事務所，致力於改變亞洲既有的建築設計模式。我們企圖以簡明的策略概念，整合前瞻設計思維及工業製造技術。XRANGE的創作悠遊於極大(+)與極小(-)間的各規模尺度，作品範圍橫跨都市計畫、建築設計、環境規劃、產品設計與概念裝置。各項領域的創作也曾多次被國際知名媒體如紐約時報、Frame、Monocle、Wallpaper、Surface等專文報導或專訪。2007年8月，XRANGE名列Wallpaper雜誌評選的「全球最精彩的101個新建築師事務所」(101 of the World's Most Exciting New Architects)。XRANGE的首件建築作品更於2008年11月被國際知名出版社Phaidon收錄於「二十一世紀世界建築地圖」(The Phaidon Atlas of 21st Century World Architecture)一書中，是唯一被收錄的台灣作品。

XRANGE也是唯一曾被世界知名設計專業媒體 I.D. Magazine專訪報導過的台灣事務所。在2007年九月號期刊上，I.D. Magazine以「Top of the ROC」的標題，文章的開頭這樣寫著：

為何是台灣？要了解10人設計事務所XRANGE的張淑征與洪裕鈞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開業，就必須先搞清楚他們曾到過哪裡，經歷過什麼，以及這個國家將來會走向哪裡。答案將會揭露為何這對才華洋溢的奇妙設計夥伴，從這個被世界設計圈忽略的地方出發，反而出人意表的實現從網路話機到都市策略、建築等跨越各種領域的獨特創作機會。(XRANGE是個數學術語，代表無限可能範疇)……

(I.D., September 2007, pp 70-73)

我們確信許多台灣獨具的現象與機會，經過大膽深刻的設計策略，定可發展出激勵並引領世界的設計。XRANGE成立僅五年半，我們還有許多許多要去嘗試與實踐的。